

凡人世界

祖孙情

郦友英

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喜不喜欢看越剧,喜欢看的话送我两张票。我立马想到父母,他们一直很喜欢越剧,可惜父亲不在了,只剩母亲还留在老家。

有一年,我家租住的村邀请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演出,我的第一反应便是邀请父母来看戏。然而,我和老公都要上班,我甚至晚上还常要加班。上初中的女儿自告奋勇:“妈妈,让外公外婆来看戏吧!我会照顾陪伴他们的,你就安心上班。”

听女儿这么一说,我如释重负。我知道许多孩子被溺爱,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,很少愿意花时间陪伴与照顾家中的长辈。而女儿五六岁时,便懂得心疼与体贴我了。有一次,我通宵加班,第二天上午八点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家中。我让女儿在客厅玩,嘱咐她注意安全,不能到大街上去。女儿在客厅里玩起过家家,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,我就沉沉睡去。中午老公回家,看到女儿靠着门坐在地上睡着了。

我打电话给母亲,请她和父亲来看戏。母亲说正月里可能有客人要来,她走不开。做戏的前一天傍晚,父亲一个人坐公交车来,女儿早早地就去车站迎接。租住的房子只有一室一厅,我本想在客厅里帮父亲搭张简易床铺。房东说她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空着,可以让我父亲去睡。女儿就去楼下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,把家里的被褥拿下去,帮外公把床铺好。担心外公晚上会冷,她将自己的热水袋悄悄放进了外公的被窝。

第二天下午,女儿早早地陪外公来到操场,为他占了一个好位置。她特意准备了一条柔软的小毛毯,细心地将它搭在外公的膝盖上。女儿看不懂越剧,但三个多小时里,她始终未离开外公身边,还不时轻轻抚摸外公的手背。我晚上下班回家,父亲将这些温馨的一瞬间一道来,感慨地说:“有这样一个孝顺的外孙女,我这辈子真是活得值了。”

戏要演三天,父亲只看了两天便要回去。我问道:“如此难得一见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出,怎么不看完呢?”父亲缓缓道出缘由:“看戏的几乎都是老年人,只有我外孙女一个小姑娘。她看不懂戏文,纯粹是为了陪我,晚上台下又那么冷。作为外公,我自然也要体谅小辈。”

父亲回家前,女儿说要帮外公洗一次脚。看戏时,父亲久坐双脚不适,总会不自觉地起身跺脚。女儿回到家里就上网查阅了相关资料,立刻行动起来。她打来一盆温度适宜的热水,搬来一张小凳子,坐在外公身旁。女儿小心翼翼地帮助外公褪下袜子,轻轻捧起外公的双脚浸入水中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凝固,祖孙俩的眼中都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

父亲满怀喜悦地回了老家。一踏入家门,他便迫不及待地与母亲分享起这份喜悦,滔滔不绝地夸赞起外孙女的贴心照顾与温馨陪伴。

女儿工作后第一次发工资,就帮她外公买了一把电动剃须刀。有一次父亲来我家忘带了剃须刀,老公就把自己的电动剃须刀给他用。父亲第一次用电动剃须刀,连说:“这个好用,这个好用,比我自己的那个刮起来干净多了!”

父亲收到电动剃须刀,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,抚摸着光滑的外壳,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。从那以后,每次剃须他都会洋洋得意,说是外孙女送的礼物,他一定要好好享用。

父亲已离我们而去,这把电动剃须刀被女儿妥善保存下来。它不仅仅是一件物品,更承载着家族的情感与记忆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

浙西食记

记得乡愁的胃

郑帆

家了。

突然想起多年前有位旅居国外的作家,说早餐吃面包和牛奶吃腻了,中国人的胃就开始想念家乡的粥,于是托人寄来家乡的米,买了个电饭煲煮粥。当浓郁的米香飘起时,搭配家乡的豆瓣酱、豆腐乳,她喝了一整碗热粥,很满足地打了一声饱嗝。她说那是她在异国最奢侈的早餐——奢侈的不是价钱,是尝到了那份漂洋过海带来的乡愁。

我出生在这座小县城,从小喜食辣,口味偏重,在餐桌上,辣椒虽不是主角,但一定是“最佳配角”。每次出差前,母亲都问我要到哪里,怕我吃不习惯,会专门做一瓶辣椒酱,叫我带上。我拧开盖子的瞬间,一股熟悉的热辣扑鼻而来——是菜籽油爆过的姜蒜味,还有豆豉经年累月沉淀的醇,是本地辣椒腌制出特有的辣。我把辣椒酱拌进米饭,一口下去,辣

我们找了家当地的特色餐馆,服务员问要不要放辣,中辣还是微辣。我那位当地的朋友知道我们平常吃得又辣又咸,笑着说:“还是最辣的吧。放心,这里的‘最辣’对你们来说大概也只是意思意思。”果真如他所说,上了七八个菜,味道还是清淡了些,没什么辣味。

当地的朋友看我动筷不多,热情地向我推荐:“尝尝这个鱼,现捞现做的,特别鲜,味道特别好!”我满脸笑着礼貌点头,心里却想,他从小在海边长大,喜欢的是海鲜,我习惯的是河鲜山货,各自的身体里装着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胃。

来海边城市出差四五天了,当地的特色美食自然是味美色鲜,该尝的我都尝过了。但我们几个却莫名没啥胃口,说不上来哪种感觉,只觉得肠胃有点不舒服,大约是“山里人”的胃开始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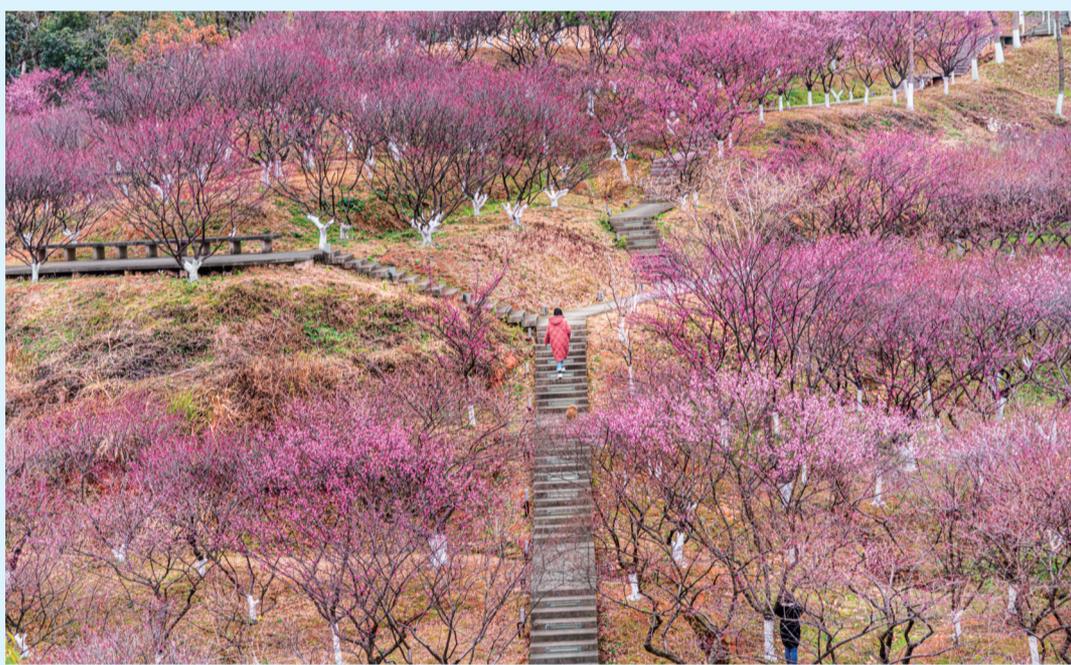
味慢慢爬升。汗从额头渗出来,胃好像突然就开了窍,它先于意识欢呼起来,认出了这火爆的温柔。

有专家说肠胃是第二大脑。我相信了,原来我的胃有自己的记忆。它记住的不只是味道,它比我的心更诚实——心还会用理智说服自己入乡随俗,胃却直接罢工抗议。它还会用隐隐的不适提醒我,是时候回家了。

回程的飞机上,我想象着母亲收到我还给她的空辣椒瓶时的表情。她一定会开心地笑着说:“就知道你会吃完。”

窗外的云海像巨大的棉花糖,飞机开始下降,家乡熟悉的景致在窗外浮现。我摸了摸肚子,我的胃已经平静下来。在人体的所有器官中,胃是最想家的吧!踏上家乡的土地,闻到家乡的气息,熟悉的滋味便在胃的记忆中复活。

我的胃,这个最固执的乡愁记录者,它记得回家的路。



春消息 胡江丰 摄

城市笔记

留痕

朱辉

得不行。

很快老哥俩点赞的视频,变成了正能量内容,比如呼吁无偿献血、赞美祖国大好河山……虽说亡羊补牢,未为晚矣,可是这转变也太突兀了,难免让人生疑。我不得不再次指导他们,不妨先看点别的视频,故意点个赞,让家人朋友知道你在欣赏正儿八经的艺术,然后慢慢过渡到点赞正能量视频。总得有个起承转合,才显得合情合理。

之所以我比那老哥俩注重“留痕”可能带来的麻烦,是因为早几年我也是个智能手机菜鸟。我发朋友圈,自以为已经屏蔽了相关人等,可过一阵子,大嫂经常问我是否买了车,而且又买了一套房?我斩钉截铁地否认了。过几天,同样的问题,她闲聊时冷不

某天,手机屏幕上弹出一则提示:朋友点赞过的视频。我很好奇,打开其中一个,二喜赞过的,是一段舞蹈,视频中三个女孩衣着单薄,摆腰扭臀。二喜五音不全,更不会跳舞,显然他并非欣赏艺术,而是为美色点赞。打开另一位朋友老赵点赞的视频,情况也是大同小异。

此后许多天,我都会下意识地打开这两位朋友点赞过的视频,基本都是类似内容,看来爱好很专一。老哥俩都年近六旬了,他们手机使用知识太匮乏,胡乱点赞,不知道他们的老婆、儿女说不定都能看到,影响多不好。按说食色性也,爱美乃人之常情,然而毕竟是老同志,怎么也该“道貌岸然”一点不是。于是我旁敲侧击,给他们提了个醒,两位顿时臊

丁又问一次。我知道她是从影视剧自学的刑侦手段,想揭穿我在撒谎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能看到我的朋友圈。好在我朋友圈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文章,我就解释有些内容是虚构的,她虽将信将疑,但也难以反驳。

侄儿辈玩手机远比我娴熟,但他们社会经验不足。小侄儿大龄未婚,每每问他有没有谈恋爱,他口风都很紧。好在他朋友圈的照片暴露了蛛丝马迹,有一阵子,他频频在出租屋里自己做饭,以往可总是点外卖。餐桌上菜品丰盛,而且老是有两套餐具。过了几个月,他做饭次数锐减,餐桌上只有一套餐具……

有了智能手机,工作留痕变得十分容易。但稍不留神,自己的生活轨迹也会留痕,须十分小心。